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論著

朋黨一

朋黨論

雷夏先生

愚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大和開成間贊皇奇章李京公  
輩互相朋黨文宗嘗謂近自曰破河北賊甚易破此朋黨其難  
言之不忍一至于此夫朋黨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  
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黨也惟堯以德充化臻使不害  
政故兩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惡應其亂教故兩辯之由茲而下  
君子常不勝于小人是以前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諛  
則順旨道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  
天下者能以斯言而行之則朋黨辨矣又何難於破賊哉且奇  
章全德而不免竄跡贊皇忌刻逢言傾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

哉又誰咎哉

論朋黨

河南先生

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先一也夫  
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四人之賢  
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  
能終耳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  
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自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  
黨者遂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  
言一入則存歿之忍不終日未嘗不感憤太息而不能已也以  
是而言則知夫任之為易終之是難可不慮哉伏聞歐陽修領  
使河北臣以邊事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出福  
州未知襄以親自請或以過斤若以過斤豈當進其官秩若以  
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方而仕  
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襄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嘗出明

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上修寺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  
焉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歿而後發也伏  
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以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  
臣愛修寺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修寺未  
易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  
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  
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  
其人或以事見踈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者  
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踈亦此一臣也其  
所稱譽之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  
與朋黨常不系於上意不系於忠邪此御巨之大弊也臣既為陛  
下達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  
見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

論辨邪正

富文忠公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常得寬生隆謁  
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有紛綜固非  
筆墨可盡今自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乞裁察  
夫君臣之道本是一脉全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  
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躰若  
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不失方能成國爲國  
者正如人之一脉也人之脉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  
不和則爲害矣躰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  
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佐万機爲國大臣日致君前  
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系乎人情之舒慘邪  
正系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  
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万務安  
得而治哉万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  
亂隨之此万有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

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

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

天下治亂之所系也安得不和也尚書韋陶曰同寅協恭和衷

哉注表善也周武曰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注夷康主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注三后周公也夫三后皆

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

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言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人

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

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身平而令國家享祚於千

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

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

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議政喬以

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

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立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

之切而不自爭勝邪此乃臣前所爲執政者和則致昇平使國  
家享祚千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  
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  
論至使強自臺合聚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  
爲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貪毀私憾之讎何恤公家之事旣  
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  
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  
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  
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旣而誤用李逢吉  
爲相逢吉大茲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号八關十六子者精  
造訛謗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誹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旣惑度遂  
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信宗用鄭畋爲相  
爲宰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敗語至切遂拂按投視而起  
言於都下然衆以敗語爲是攜議爲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

統出討美巢擄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旌只授以率府率意  
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念  
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言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  
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  
塗炭之極自古無此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  
唐祚自号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則壞  
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爲巨至此隕族何償此目前爲  
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之明効也以此足見執政者  
和与不和實系乎天下治乱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  
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待從言思及内外群有司  
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  
脈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  
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注厖乱也禮曰和者天下



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万物和於野昔人又以烹調鼎鼐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練藥石多方以爲諭者或大或小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慎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合貪廉進退不相伴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邪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則小人必勝君子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万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子爲朋蔽駕虛摺扇白黑雜糅干歧方輟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肯已也小人旣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最心虺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由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小

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不也  
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  
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  
勸不威則不懲也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  
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惓於群小此皆聖  
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奔不保天  
降之咎沈蔡版也此調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  
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若  
與君子相反矣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  
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分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  
職也自古無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分別君子小人而用  
捨之方為明矣其他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  
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  
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訛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  
勳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  
於選求功辨邪正所喜者亦未可用之所怒者亦未可弃之記  
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為惡人  
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  
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  
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踰賊  
可不慎哉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  
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可以謂之出於衆口而不可不  
從之也然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使  
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去之此所以大防小人  
朋比毀王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

豈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損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庭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必信而必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蕪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濁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只取堯舜以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况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又慎之大抵主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之至甚則又遂系乎存亡也目前所援據持一二而已但且欲證曰狂瞽非臆焉其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

柄辭不獲免夙夜不惶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巨虛薄老  
朽立見敗事况夫四海至廣万機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  
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大馬之  
至誠也惟盡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  
死罪死罪謹奏

朋黨論

六一居士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口大凡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爲明小人与小人以同利爲朋然臣謂小  
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  
財貨也方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  
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  
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偽以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  
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  
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

人之爲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讒堯  
等四人爲一朋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  
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  
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  
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百億萬惟億萬  
心周有目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  
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  
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  
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  
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  
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  
宗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  
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

所欺而稱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猷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五代朋黨論

六一居士

張文蔚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墮柳璨殺裴樞等七人愛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爲相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反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鏹鏹天下賢人君子而立於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於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儉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聖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

進朋黨之說欲私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明黨之說欲  
奪國而与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  
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  
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明黨  
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  
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  
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  
然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  
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  
人主之耳不聞有善言者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  
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佹佹然誰與之圖  
治安之計哉故曰欲私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  
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  
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虞之際是



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鑒哉

朋黨論

司馬遷公

黃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溫與閹豎乃李德裕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由閹豎閹豎之構由輔相則信矣噫輔相構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又誰咎哉又朋黨之患不專在前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讎堯相薦於朝舜臣堯既流共工又放讎堯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勢實敏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劾有惟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叟明故能別白善惡而德業昌明紂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夏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詖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友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序弗其絕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爲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爲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群臣爲朋黨誰之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東坡先生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也禍莫入於權之移人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欽之而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

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出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片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殛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致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并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兩用者聽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明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劾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乘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齊樂主劌謂范宣子曰盍反

州紳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  
爲彼栾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  
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  
而貫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  
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  
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反農夫市人也哉故善  
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  
使歸其黨而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  
曰捕盜獲獄市獄市毒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矣燕  
國不可長而亦不可容也若燕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  
李之黨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  
也所以不旋踵惟仇人之罪也燕臣復戢忠義益衰以力取威  
勝者巢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正者一邪者十烏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歟曰攻其直焉  
尔言者曰其正人也必攻焉其言與行果正也備曰無乃其迹  
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其邪人也必攻焉  
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  
斯邪人也必其情者爲之迹未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  
有無之有似之有構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有間之必  
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迹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  
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不盡於是也孰謂未  
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攻之見  
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  
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先王之道人之情攻之  
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  
我攻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効不戾於其始也有實戾  
則未至於其終而質其効實與咎無所垂焉不苟然而易也任

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其真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赦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攻其實誦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攻也苟攻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憐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攻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言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逆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攻之耶則未甯也任正者之策邪者事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考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答耶則賞也其於是非用捨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其真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赦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於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焉有勝其責者與或

曰大賢大佞殆不可以考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考其實者  
不以大賢之爲賢大佞之爲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  
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亦攷其實  
矣豈不可歟如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  
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惡其迹之難知也吾去尔者以其情而  
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朋黨論上

方舟先生

朋黨立論嘗起於小人而無預於君子何也君子者無心之心  
小人則有心之心也無心之心則於是非利害勝不勝無較焉  
小人則有心之心一切反是睚眦於鈿鉢頡頏於臺榭力以取  
勝勝以求鬪鬪不得其敵則如狂獒如蝮虺不得一肆其毒則  
必噬土木戰草棘以貽其怒乃已此有心之心也故鬪不已則  
勝常在小人不勝常在君子此小人指君子而爲誑出於有心  
之心也君子端不以是疑小人以幸一勝處以無心之心也在

易渙之爲卦渙散也君子不立黨以處小人而主於散也馬則  
乘之逃其黨於方來也机則居之拒其黨於適中也斯則安之  
求免其身以無悔也至於六四則曰渙其羣渙有立匪夷所思  
何也不得已君子與小人並位內不招權外不幸名居高名之  
地綽綽然於是非利害無所選擇不以小人爲險陷而疑之處  
之以無心而已由是以知朋黨之論嘗起於小人以陷君子也  
向使君子亦以是指小人是敵也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關心  
一有所憚君子者多而小人嘗勝君子嘗不勝是以勝不勝爲  
分別也善乎箕子之言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  
有作福作威王食此威福之大柄不可一日假之臣下然率焉  
小人竊弄所以非成朋黨之禍誠人主執其大柄於上以分別  
是非利害雖陰陽不得用其變矧小人乎夫如是則防萌杜漸  
漢唐之禍可不作矣

朋黨論下

方舟先生



以治生亂非於無形以成有形者朋黨之論也方其治也豈自  
意其必亂也哉其所謂無形者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君子指小  
人爲黨小人亦指君子爲黨其始也好惡是非之名異朋起而  
附和之日寢月淫因無形以非有形而天下受其患而命之曰  
朋黨者好惡無別而是非得以相雜蹂於無形之中此治之所  
以生亂也逮其既亂也天下後世有公議者出焉曰此君子此  
小人君子無黨小人指君子爲黨則亦已晚矣方其隱於無形  
也離婁不能以目視師曠不能以耳聽而孟賁不能以力奪唯  
人主能操威福大柄而公其君子小人之辨以明是非之塗如  
堯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未始有朋黨立名者威福大柄獨曠之  
於上耳馬與鹿有形之物至易辨耳趙高乃指鹿爲馬取其疑  
似者以爲之形以收秦人之權而用之御史不敢訶諫官不敢  
議者其非在於以橫議殺勳士杜塞能言者之口以至是也漢  
之用蚡寶嬰各用其黨有首鼠兩禿翁而不敢正言其誰居守

誰小人者此秦餘習氣漢黨之萌孽也洪恭石顛殺蕭望之劉  
向力言以爲君子之必無黨而漢黨根株矣杜喬李固引頸就  
戮至使人甘心慕之蹈死所以取名何也黨名既出命之曰李  
杜之黨爲黨錮傳漢黨之成林矣且自其治以生亂自其無形  
以兆於有形萌孽之根株之以迄成林尋斧之不及天下皆得  
以藉口正名曰朋黨之論自漢始至唐人之一治一亂而朋黨  
輒先之以黨出多門也女德容其姦安幸誘其勢官官怙其威  
蔽則小人以汚君子勢則小人以脅君子君子搏手無術然後  
無竄謀戮臆之如曰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唐人凡幾牛李耶張  
九齡曰小者苟得一變而爲阿私大者分義再變而爲朋黨又  
唐帝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夫以黨比之賊甚於黨者難  
易之別也嗚呼漢以朋黨非成莽卓之禍唐以朋黨非成藩鎮  
之禍皆以治生亂自其無形以成其有形者然則朋黨之論大  
矣如之何其去之竊以兩漢唐終其說可使如漢不可使如唐

何也漢之正論勝唐之正論不勝二者又從而溷溷焉嗟則君子恃之以無恐不勝則小人恃之以無恐則歸之曰姑待其天定者然後爲之謀不然雖上之人亦無如之何

辨朋黨

孫待制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樹私而昔公欺聰明竊威柄亂國政也朋黨爲患如是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亦辨若不精君子爲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雜並進非明君曷能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爲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果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於已取疑似之形讒之於君子矣君子被讒受耻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則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功其言曲其道復助讒其謀用心無不至但勝於

人便於己險薄邪佞皆可爲所以多勝於君子也情狀如此非  
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  
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  
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  
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  
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嘗獨  
奏去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訪知但未反尔太宗  
謂瑀曰爲人君者須駕御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  
如此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爲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兼  
復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  
免責不惟不免其責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  
至聖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群同相度以  
數德群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巨取  
相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群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輩朋

黨龍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  
乃好樹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  
同德小人之徒是爲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以豈易  
辨之夫以度群之大賢視縛之邪黨如鸞鳳之於蚊虻人人可  
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修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群之意  
非爲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  
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樹朋  
黨明報讎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汕年略無所懼賴韋處厚未  
顧免儉氣餒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  
度復相憫紳與逐然不能罪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  
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閱之  
黨大惡之觀二李之過似均然情之輕重有異矣亦在辨之也  
宗閱韋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時李吉甫作相怒所言薄  
其恩命故宗閱輩憾焉後宗閱得用必排德裕及其相与者德

裕得用亦非宗閔相与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  
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政効又  
裴度嘗薦之作相為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劍南雖因監軍上  
踐言入言維州事又宗召德裕歸朝遂命為相本由功名用也  
及秉政群邪不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蓄引宗閔代之宗閔  
未相絕無功效昔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樞密楊承和未  
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注訓復用比德裕之賢与宗  
閔不侔矣交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幾乎不黨但剛強之性  
好勝於人所怨者不忘所与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  
宗閔姦人則情輕矣文宗但以德裕宗閔各有朋黨深嫉之不  
能辨其情之輕重明已不至矣又聽注訓所構朝之善士多目  
為二李之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  
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  
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為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恩之術尤在盡

必焉且有臣言於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而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何事害於國病於人圖於利其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証人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又或言者陳以是之狀未甚明白者當審其人与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讎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於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与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久君能盡是道豈有臣下朋黨之事或曰何以盡是道答曰在明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与公安得至也答曰不聽左右之偏言則明矣不以悅意親之忤意疎之則公矣能戒事與否与公庶乎可至也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五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著

風俗一

本風俗論

宋景文公三言上元

夫民聰明精粹內函五常之謂性剛柔緩急外系四方之謂風  
好惡取捨悅隨上教之謂俗聖人知俗之易失故建之以師長  
壹之乎中和尊尊以示恭親親以教愛悌幼以訓慈先長以興  
讓示義以尚忠嚴刑以威亂然後可與適治平之路興治澤之  
源故紫服長纓禡移二國廣眉匹帛爭尚四方永任風圓草遂風  
偃傳曰上有所好下必甚者久惟陛下下躋乾之粹縱天之能堯  
言成典禹身為度聖讓說放壬人挺力田憫庶獄恤祀事愛民  
力定心而物自服三年而言乃騷即位已來未聞有弋獵之娛  
戲色之迹也每方蜡蠶診毛澤微愆則必懼然剋躬恤然振乏  
遠饋重帛孤終率人以三摩民以誼礼注其耳目樂論於膏肓



所以訓齊天下之理其備然而道化猶齷俗態尚陵其故可也  
殆郡縣之官類多俗吏因陋就寡拘文牽世未能丕揚陛下之  
本惠曉之於民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長民乏不二  
之懿以屋無可封之期父子德色於鰥鰥鴟鴞惡音於桑黧齊  
民輿徙異物屢遷故臣前已言郡守釋任之不精今復見縣令  
授受之失實也臣聞古人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師帥不賢  
主德不宣且陛下所与治斯民無愁歎之聲駢一也於仁壽之  
城欲安責乎上宜倚於州下宜委於縣是縣令郡守与王者分  
挈教民權也今之縣令職厨錄薄与匹庶無異非材能驚頓即  
齒疑羣羣力事上官應塞詰責之不暇何與論繩墨之外語教  
化之原哉此不稱陛下之治一也就使豪英之士薰白之人欲  
機行樹風作為條教懷誠誼語之語言而盜憎主人更見指  
目權輕不足自鎮民宥因以志反故四維張而不具皇極建而  
未叶此不稱陛下之治二也禮以防欲樂以和情政以正名刑

以禁暴而四者相頌而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今之吏治一  
切以法駢之媿合苟安日闕而已非有長幼之序和樂之節廉  
愧之砥孝悌之行以漸化之也是以風尚頹替奸偽波瀾并禮  
者無畏犯義者不刑上下相敵以多自證此不稱陛下之治三  
也自文考嚮學主尾聚朝朔堂謀謨朝夕蘇納詔令所下皆際  
天人之分据古今之誼兩漢深訓五典常道而縣吏庸淺類不  
能曉而欲使下情無壅大教胥洽人人咸知上意不可得矣此  
不稱陛下之治四也由是天秩久紊邦教弛剪賢者耻其冗則  
不事以為高愚者甘其蒞則厚斂以自慰孰肯為陛下懇懇於  
牧養孜孜於教導哉臣以為當今之宜莫如按舊章定新制悉  
取朝著使典民社厚其祿以責其廉穢其賞以詰其效百里之  
內有能興儒術闢汙荒明諭詔恩勤恤民疾順孫孝子曰以衆  
多者為高第逮捕盜賊擊擄豪強租更先期獄訟無濫操去  
吏文符如流者為中第因循故事無所澄正不能興善亦無用咎

者爲下第又重選二千石使互相帖領數年之後上計大比且觀其能三第中者擢於衆而遷之不中者罰其勞而遣之益日才以待官乏陛下於此炳焉興三代之化魏乎建千載之明使術有厚黨有庠歲時必鄉飲酒禮而綴其驩時頒牛酒以勞力田孝弟恤鰥寡問高年建爲成規授以方國上有龔黃之守以承藝極下有蒲密之令以勤宣布出令若流水傳命如置郵陛下高拱以取尊名不勞而定大計推放四海而準四維泰山而安風俗勦虐幽家至日見威神震疊若雷聲淵默掃除五代之跡而悉去之蕭力他賜平鑄糞政化業一定千百載咀馨實揖清流者歌謔不絕寧與勞心于內無成功於外者並日而語哉臣故曰俗失於官邪郡守是已官邪由於任輕縣令是已以大馬畜之彼將犬馬自爲也以滅裂耕之彼將滅裂報我也君以民爲本民以吏爲師民不知教則國本易搖吏不奉承則君命幾辱且不材之士自知爲清議所去甘心夙賤忘懷廉察欲

使之撫民屋與化條不為國取侮者無幾矣

積日震驚百里王法是擬建亦縣公疑我民紀官者屢起治  
聲沒振不念牛刀遂傷獸錦

風俗

臨川先生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  
下為民之主其要在安利而能安利之要不在乎他在乎正風  
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係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謹也君子制  
俗以儉與弊為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強極財  
力僭清與擬倫以追時好者益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而人之為  
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无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无窮  
之費志不為制所謂積之滄倫而餒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  
貧且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垂繼統制度以定矣然綱以緝矣  
賦繁不傷于良矣徭役以均矣外平之運未有盛於今日之所  
當家給人足无一夫不被其所矣然而窳人之子短絢未盡亮

趨未之民巧為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淨熾且至  
又之化自近以及遠由內以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必  
四方之所面內而依掖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倫率  
易以奢變至於鼓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  
且更奇制久除諸夏二者皆能於无用箇者通貨於難得歲加  
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  
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  
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為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  
慕效務盡鮮明使天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資產  
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  
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死完  
行士無廉嚴尚陵逼者為時宜守檢押者為鄙野節義之民少  
兼井之家多富者財產滿而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饑寒夫人  
之為性心充躰逸則樂生心憊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

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滄海  
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救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  
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苛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  
至器物饌具為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  
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為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辟則  
民庶飢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犖穀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熱趙論

穎濱先生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孝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  
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邊豆酒食之薦而天  
子之大夫親為之行禮蓋以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  
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  
之節頑冒無耻不可告誥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九之  
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賦其  
所有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

以犯非義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  
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  
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天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豈不楚  
之俗也勁勇而沉靖推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  
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  
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靖者可以義動而其椎魯少文  
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  
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鈍近於无  
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  
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無義則爲亂小人好勇而  
無義則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  
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而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  
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  
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惟无義也故

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變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能若夫民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士大夫之寡也

蜀論

同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涿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爲茲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變乎而崇劔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少素餐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椎埋設冢以快其意而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民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



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周禮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叶號於訟奔走告訐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感感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對對而無所伐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鱓

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  
不足以與辨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夫  
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風俗議

芸閣先生

風俗之原皆自世之篤尚而變也從我者榮不從我者辱尚此  
者爲能不尚此者爲不能世俗之人非有甚高之見孰能舍榮  
以取辱舍能而爲不能者哉故今風俗方互披倒墮似不可想  
起卒無人爲振之又從而尚之是以天下之事終不能有所立  
也某人有過試使某人言之必曰規過人之所不喜且無與我  
事胡爲往取怒哉它日有過之人爲左右所譽復使某人勿譽  
之必曰衆所共譽吾何爲獨異且譽之何傷於我至於問學慶  
弔稱道一切出不誠之言周旋委曲惟恐少忤於物受之者亦  
心知其非誠而輒喜之不如是亦輒怒之探意而言涉淺而行  
事古人所不許而今爲之自若而無愧若以佞辭徇上而不顧其

非苟以謙意撻下而不顧其過亦古人所惡而今公行而不以  
為失舉持者簡之道求合於天下人之情於處士者不畏於  
失人情則畏之仕於公者不畏法失人情則畏之世以此謀身  
以此取名以此逃禍入於小人之黨小人固喜之入於中人之  
黨中人亦愛之入於君子之黨自非介直不容物者雖不孰尚  
之然未殆以惡辟拒之也如此則家以為良子弟里閭朝廷之  
間皆以為能而共推之上下靡然同波共流相效而行之未見  
其止也噫俗已成矣好事者欲立天下之事亦以難矣昔之聖  
人將有所為出一號令天下響應而從之此無它術矯厲之而  
已上之人一日取果敢時立不阿之士尊而用之一切苟簡合  
人情者嚴懲而差擇之則天下將劫其宿昔之志聳動視聽爭  
趨而效之風俗一更乘其端以立天下事未見其難也今以不  
可起之風俗欲更置有為之事是以一握之竿負百鈞之石其  
不折必且撓矣異時執事者嘗有志於更張一謀而百沮朝行

而夕追緝紳豪士又竊談其術之不精然皆不知風俗有以勝之也

善俗論

同前

先王養人以德非特教化使然蓋亦有術以馳之使不得不尔黜陟必以九年雖欲苟安不可得矣位高者責重雖欲幸進不可得矣不祭者不殿以燕則無容不奉其祭父而葬者不除其喪則無容不葬其親惟上之人屢省必行而已後世變更先王之法一切取官府苟簡之便多矣所以養人以善之術如百官磨勘擬官必自陳而後行以攻被賞必自言而後得有所辟請必先問其願而後舉凡此皆非所以養廉恥之道如苟安幸進之風不祭不葬之敝天下患之久矣天子詔令丁寧訓告有司者司甲令莫之能革者勢非難也特其術有所未至尔欲乞不以京朝官選人自監司知州而下必以三年爲一任任滿所爲考績闕于有司有司以聞優者擢中者如故劣者降若不滿三

年而罷去或從它職及京朝官不釐務皆不考績其以功當被賞者亦所屬列上功狀皆不得逾月若逾月及所考績取上功不以實方許人自言覈實而罪其所屬辭請者不問其願直率而以牒報之被辟者願就則不言不願者三日內申所屬有司凡任官皆有官責如為郡縣者則責以賦役辨獄訟平民富而俗美不越十數條而已勝其任則進之不如所責則重黜之其它禁令皆可闕略凡百官皆以品秩定祭儀祿賜足以共祭而器服牲物猶不備者皆不得祭不得祭者不得燕樂不得嫁娶其不葬其親者皆不得釋服有犯者與居喪同如此則雖使中人亦勉於善養成美俗利莫大焉

說俗

允立先生

天下之事有其為物也微而為効也漸而深平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為而國家之治亂興亡常由之者天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風俗美非云而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天下危

亂而後風俗惡非亂而後惡也惟風俗之不美故亂由之而起  
治天下之本在正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人之情何爲  
其有所安也安生於所習見所習久而心悅者然後安之聖人  
知其然故隆仁義明禮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爲家諭其  
道內外上下無賢不肖率皆習焉故其人一日捨是則其心不  
安是以可使爲善而不可使爲惡不幸天下有僭叛不軌之臣則  
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違教之  
民則一鄉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唯其然故其爲  
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德曰祚也悠遠而屢興昔者三代之衰皆  
有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陵夷大壞至於春秋戰國之際其  
亦極矣然齊相晉文以大義倡諸侯於紛爭奮攘之中靡然无  
敢不從當是時也不能霸天下不尊天子者无以令諸侯至於  
遂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自說附依於礼何則天下  
之情猶安於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者興而違者不旋

踵而亡彼秦之強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教其俗使安之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以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計非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勃之吏嚴慘之長日夜猜察而投剔之秦之父子視殺人无異於犬羊視欺其上無異於給寇讎視紛爭不寧無異於床寢門闥之安父子兄弟日夜相教其身習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爲是則其以爲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縣分裂屠殺篡弒大亂而後已何則秦之父兄安於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乱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衆而天下之安於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害天下之治何則周之時非无小人也天下安於惡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乱何則秦之時非无君子也故俗之所安其固不可搖俗之所厭其間不可合是以聖人畏之昔者唐之中世大盜起而爲乱其將相大臣力征尽討不煩更而去之大盜既去其遺黨餘種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爲諸侯

然其後僭亂叛渙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爲之不安稅者百年卒不能芻去其本根而重幾與之皆亡何唐去河北之易而平河此之難也夫安史之際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伏其政而惡其仇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慟哭而思拯之者不啻如救其父母挾天下之兵怒而誅其賊故其用力不勞彼河北之諸鎮傳世一冉之後其視叛王命陵天子者乃其所謂不能可責之觀以夫忠順而畏上者爲柔懦而無振故田洪正一効順自以謂能變兩河舊俗然不頃更而禍及之彼唐之君臣乃以人之所欲而強奪其所安故用力雖久而無成嗚呼天下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矣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而占其國家之安危存亡而區區於末事細故者亦愚矣周之俗安於禮義也故周興秦之俗安於詐力殺伐也故秦亡河北之俗安於犯上僭竊也故唐衰彼其安於義禮以夫凡可以爲禮義之俗術皆教之故也彼其安於詐力殺伐而夫犯上僭竊



者亦以夫凡可以爲二者皆見之故也日漸之月靡之則其蠶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入而譎其妻子者習而後譎其君安於竊鉤者習而後能竊國欲人之無安於惡者無待其成絕其漸焉吾所進之矣

敦俗論

宛丘先生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欲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捨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慕之使之脫然捨去斯瀆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故富而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任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而樂從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率而深抑安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

大者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焉乎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  
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於天下之上不亦  
其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  
無爭是故爲是廉耻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  
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万鍾之祿人之  
所甚貴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  
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教  
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  
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  
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  
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爭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  
故天下始異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及顧其貧賤  
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去之而  
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工

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  
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  
身攻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仇君之心蓋其  
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  
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變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  
而况持爭具而授之坎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  
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  
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  
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  
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  
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  
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  
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哉嗚呼孟  
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閩俗論

魯國先生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  
里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爲強國則  
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深泗之間迫於齊楚  
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  
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見體之所安者  
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不風俗非一事要以人  
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  
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  
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  
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趨一切辨論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  
稷計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世悉  
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嘗足之時雖恐其疏尔形勢非有不同  
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

必有吞舟之魚通都大邑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不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以其恭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隘而一時人物大率精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善邪者可使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耳願不可使之大乎

正俗論

金華先生

臣聞國之有風俗猶人之有元氣元氣固則人不斃風俗正則國不亡故簿書具於有司干戈盛於邊圉威令流布而無所不征翰辨給而莫敢後此愚者以爲至安而智者必致觀其風俗風俗苟壞是數者雖備而不足以救其亡譬人之嗜酒縱色有如平時而元氣先索則扁鵲且見之而却走甚可畏也昔禹晉之亂由夫天下一溺於清淫放蕩之習姦者得以強良惡而靡

者可以齊其欲禮法棄滅而世於交橫國祚中絕元帝渡江披  
荼荼而置淪鼎可以懲創矣而三導謝安之流其所以躬行者  
猶前日之故莫能力正既壞之風俗以圖善治卒於中原不復  
寔以衰微而遂至於士臣讀書至此未嘗不廢卷而歎也今朝  
廷之禍尤烈於西晉而風俗之壞實自於崇觀公道塞而清議  
廢富貴重而名節輕小人得志君子失職三綱五常靡不陵蕩  
陛下亦既東駕矣而溷惡偷險之習炎炎日侈曾不少止風俗  
如此其何能國乎巨愚以謂非大有矯拂於天下不足以變其  
故去爵祿者人君磨鈍礪世之具也今茲道隳行推狸剽略無  
所誰何逮其不義之心既已厭滿乃徐起而邀陛下之爵祿把  
袂撫納唯恐不至蓋無異於唐之裴季姑息之惠且明皇以牛  
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取與等列則天下豪傑自愛之士况肯見  
奇出異以搏爵祿甘為此曹伍耶爵祿始賤於崇觀而終甚於  
今日陛下又安能以磨鈍而礪世誠莫急於正風俗以圖善治

要使天下不知廟堂之專而嚴禋之卑用捨本於公道榮辱由於清議相勉以名節不朽之計而力排於富貴利勢之謀則天下豪俊自愛之士將奮身而効命中原之未復醜虜之未滅必有為陛下辦之者陛下不正風俗而徒執文賤之爵祿故以奔走天下臣猶知其不可也嗚呼濁惡偷險之習伐國之醜毒陛下不早救之後將無及詩曰就其淺矣冰之游之陛下幸寬赦臣之言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七

論著

財用一

財用論

芸閣先生

民間財用不足亦緣不立制度借踰侈費之所致富者既得而  
爲之貧者從而致慕一衣之直一飾之費有可以充累月之  
用者則財何由不乏民何由不貧有場子未盡而家無積石者  
一有水旱安得不至流亡古者以民庶常心故制民之產使仰  
事俯畜皆不失所莫如自公卿達于庶人宮室服御飲食車馬  
之類依品秩高下細立制度庶無人制度乞先自宮室計口以  
定間掾衣止用紬絹布男子之得乘馬上衣用白不得裹帽婦  
人不得乘轎子首飾不得用珠金衣服不得組綉器用不得用  
銀婚札不得用樂送喪不得用綵轎夫不得設道祭會葬親賓不  
得飲酒破服昏禮財幣不得過五匹以此之類細立禁約城郭



以坊鄉付以社使之相察犯者立罰不伏者送官重行吏罰如  
此則民心必定財用可足

生財

金華先生

臣聞匹夫之財藏之於家而天子之財藏之於天下然為天下  
而取之則必為天下而用之天子不可以已取而已用也傾可  
旬目下之私謀而任其妄索之耶今匹夫運一金之資則必覬  
十金之息若索其一而收亦如之已為下策况徒有万金之費  
而無一金之償乎是則匹夫不終朝而破竭天子不十年而殫  
弊矣自兵禍作其取之於天下者莫知紀極名為雪天耻莫大  
難為天下而用之然而能復尋常之地成尺寸之功者誰哉豈  
苟有万金之費而無一金之償也又何使於殫弊而不振哉財  
之在天下譬之菽粟吾既芟雜而取之必園蔬菹養以生之然後  
愈取而愈有奈何唯知取之而不知所以生之雖周公無以善  
其後且所謂生之者非欲陰設峻法以盡民利求財而益之也

將願開其寬裕之路愛惜節檢揮布於天下者生生而不窮耳  
如此則天下者陛下之無盡藏也凡一有爲必詔目下先計其  
所費而後責其所償以乏而行賞罰爲無乎不貪已之近功而  
耗吾之實力也如果能濟天下之大事而建天下之大業則竭  
天下之所有奉以奉之吾亦何靳昔漢高帝捐黃金四万斤畀  
陳平間楚而卒能制范增之死命用財如高帝乃爲得矣方高  
帝微時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已定天下置酒未央宮爲太上  
皇壽曰始大人嘗以目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男今其之業所  
就孰与仲多以此言之苟不如高帝之所就則仲之治產力業  
未爲失計天下猶一家也其可万万而取之亟隨手而妄索之  
耳曾無私毫之償而復不畜所以生之之理乎是誠自伐之道  
也嗚呼茂林而斲明年無馭竭澤而漁明年無魚願陛下深思  
之無忽

疾

今之戎狄地兼燕秦然強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亦專力  
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亦勝於古夷  
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後屬者有之。給繒帛以  
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  
不及或與之戰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強非中國之  
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人而  
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  
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君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  
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  
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  
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良焉。此  
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墜之  
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

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責其罪苟不救之雖欲  
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  
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  
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於戰  
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  
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  
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為守備又安何得謂守為長策而靡  
不用也所謂守者防而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  
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眾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  
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  
為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  
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  
則敵懼必戰則敵共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  
利而不得忘於英狄者未之有也

三代之法隱兵於農因時講蒐以見武節六國分裂破法變陳  
故齊有技擊之師秦有閭左之戍魏有武卒之威是皆笑驕貴  
顧矜利廟選代張代翁相為雄雌漢立三品之更定亡謫之戍  
或駢市衆率家人子著於尺籍分遣扞衛下至西魏大統中始  
有府兵之謀初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才力之士為之首身租庸  
調一切蠲之每秋物既登農事閒隙郡將閱集教以進退趨馳  
金鼓之節馬畜糧糶六家共之始登百府每一府則以郎將主  
之分屬二十四軍每軍以一開府將之二府又屬一大將軍二  
大將軍屬一柱國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  
五萬此蘇綽之始也降及隋氏始開十二衛府置郎將諸衛將  
軍而罷去開府之号以為勳官有衆五十餘方十倍於初有唐  
踵襲隋制內設衛官更分上中下三品之号宿兵象內更林迭  
上外有折衝府有都尉果毅之官散兵列藩藉在衛府可隸諸

六十免去天下之府立覆三百三十有三焉衛士六十餘方鳴  
呼盛哉三河之衆與閔輔相差每歲仲冬以籍上送兵部四方  
有變則走符以集之本郡官吏與折衝合驗其符以遣給其裝  
重舉府悉設則折衝都尉而下與之皆行至期會之地練其疲  
鈍不勝任者之折衝州將皆以律定罪多者免官少者削秩文  
皇每府士番上躬自閱試故所向无敵威震海內每歌凱告旋  
使各使道嚙動鷄當內外需給此唐之制也隋文殄滅陳祚  
包一天下北破突厥西蕩吐渾之賊流水南掃林邑唐祖籍之  
筭撻四海太宗北駢延陁開瀚海之地西刈龜茲置二庭於境  
內風降党項畫為三十有六州高宗舉高麗梓百濟庭孤竹之  
長皆因此而得制斯則用府兵之明效也舊制推勲望才德之  
目以尸其作武氏破散先法以寵近戚綬御失節誅虐自封有  
取之民著於被選自壞手目以求蠲免當迺上率皆僦傭而來  
有言廢懈無復督領府兵自此微弱矣天寶初載哥舒打衝無

兵可充徒立名号末年屯士兵械悉皆罷之府兵於此廢矣及  
賊巨揭擄溷然無守乃募長征之卒給於縣官用度不充強然  
領費此又府兵之頸驗也本朝自祖宗定天下真廟講合北戎  
之好寢兵頓甲跨數十年間作者小恙驕逸不度跳梁西夏搜  
閱才士蕩其莫穴而定兵彘頰聞目數陷殺傷物故不可勝言  
中出金錢廣為召募而竄名効用者幾稀其人向者士大夫獻  
議於庭願籍民丁使自護疆宇朝廷詔遣近巨分行郡國閱三  
邊稅籍得衆數千方而朔方因舊為多亦府兵之遺制也然議  
者紛採莫可適從欲蠲其租役則國用不充給之利器恐因而  
生變告令不一措置乖方條教雖下而莫能循守始令自衛  
土既而驅之向敵矣始令農隙以講既而黥墨之矣人情不取  
遠近搖動今若欲壯鋤逆羯使之氣奪勢廢長征之士必不可  
用莫若循隋唐諸衛之制別立官府用則必集散則復業建立  
之始終庶與之利病銷白于前爛然可見之矣鄙陋之才過生

議論不敢臆說聊布舊聞而已

明問

老泉先生

孫武既言五問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效明君賢將能以上知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抑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周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衆伊呂固與人爲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



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万死以  
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採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  
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分而  
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  
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  
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  
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  
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  
正一振而群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  
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閒  
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勃不  
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閒也

兵制

同前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

開有諸侯抗天子之命者矣未聞有卒伍斗乎橫行者也秦漢  
已來諸侯之患不滅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  
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  
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  
不為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  
孝有虜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  
重秦漢已來号應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况其所謂兵者  
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  
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尔無耕尔  
无蠶為我兵吾衣食尔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無耕  
無蠶而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  
自重而不我咎故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弃以  
怨其上欲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  
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者

妻子而欲給於斯民也則徧天下不知其數柰何民之不日剝  
月割以至於滅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  
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君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  
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  
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脩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  
及於五代燕帥劍守光又從而爲之蹶而涅手之制天下遂以  
爲常法使之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弃視齊民如越人  
矣太祖既已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  
無備填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  
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未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孫朕周與漢  
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  
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且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  
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也田蓋  
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三代井田雖三尺

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口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  
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籍之否則募民耕之歛其租  
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  
多至四千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  
復籍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歛其半者  
今可損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尚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  
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  
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  
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陳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  
夫籍沒之田既不復灌則田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  
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棄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天下  
之兵新軍居十九而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  
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其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歛

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平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已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由與追胥鳩作今家止一夫爲兵况諸古則爲遊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征徭科歛不及其門然則彼其優爲之耳

### 兵民論

穎濱先生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賦之才畀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役而費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

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書言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而  
極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唯卑閭下  
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  
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界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  
以飢饉不群起爲盜則無以衆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  
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  
藩鎮有衛兵兵民之分益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  
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  
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伐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  
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  
人一隸於伍符赤籍食其粟衣其帛俛身受笞而不敢肆居則  
學弓劍出則効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  
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  
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

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  
民力既乏於養兵而較版圖數千里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  
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効死以報國求信其私  
說而不恤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奇正論

濟南先生

臣聞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者有術以勝無備者有能矣能之  
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皆以弄與般而譬之  
弄善射般善工學射者有殼的善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略也般  
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率弄之射既與弄之巧均則有勝弄之  
心焉必曰吾與乃伎相若弄不勝其忿而鬪伎果相若則爲弄  
之過失於盡其巧而傳之故卻視般之教示以巧而不盡其所  
以巧者誠爲自勝之計也兵始於皇帝法成於太公黃帝而上  
兵未設必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必有法勝無法太公  
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者既頓學兵者既衆一定之法不足以

相勝故管仲穰苴孫武吳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  
論奇正奇正者自古以御時依弊以立用于變萬化以制勝其  
策用之之法可觀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之理可論  
也而所以戰者不可傳也勝之道可辯也而所以勝之者不  
可傳也彼用兵之書布在方冊既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  
試於行陣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  
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議先勝故奇正之  
理古人議而不辨奇正之法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  
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也不可論故不弊而常新以俟後世  
君子俾因襲致用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運而不可  
以迹究法猶奕之局也兵猶奕之碁也奇正猶奕之智也智無  
一揆碁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新故不相仍咫尺情狀萬變  
勝負得失在於一子然則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亦一二策而已故四爲



正四爲奇黃帝握機之文也二將爲正一術爲奇曹公新書之  
義也前向爲正後卻爲奇太宗所以勝宋老生也先合爲正後  
出爲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方爲正圓爲奇步爲正騎爲奇受  
於君者爲正將所自出者爲奇將固曰是矣然入既用之則爲故  
智不足襲蹈何哉不惟世之人知之而夷狄亦知之故當益爲  
變化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陳迹  
相必而能勝也苟惟正此固亦猶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  
今幾人哉故李兵雖衆不足畏之誠以勝之又勝者猶在人也  
目觀唐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謂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奇  
亦勝正亦勝善夫能知變通故其論左右逢原莫非奇正之變  
其言曰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之以爲正吾之正  
使敵視之以爲奇因其漢長於警而蕃長於馬則爲之法使馬  
亦有正警亦有奇變其孰而易其服也則爲之法使蕃而示之  
以漢爲奇漢而示之以蕃爲奇方其陣之散也以合爲奇方其

陣之合也以散爲奇觸類長之變而通之使奇正相生生生不窮奇正相變變不測惟故多方誤敵乖其所之豈復膠柱鼓瑟卻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爲膠柱矣李靖論韓擒虎以謂但能識正爲正奇爲奇不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變者其知神之幾乎故早晏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無竭如江河相濟也然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死而復生如四時味止於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觀其止於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兵雖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曆不能悉其數聖智不能極其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有宜分合固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如之何以教士卒自曰簡其節目異其号令正爲一法奇爲一法或進或退各以何別或分或合各以何驗吾以号令使之号令所指彼亦隨之既一吾之耳目又變敵之耳目兵惟知有号令不知爲奇正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

果何從敵人雖知吾有奇正不知奇正所在士卒雖爲吾用知  
吾以奇正取勝不知奇正何先方料吾以正而吾忽以奇方意  
吾以奇而吾止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子曰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  
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  
足以與於此或曰奇正之情何如且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敵  
分爲奇正者在我故專應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有奇正  
也則備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備我者所以寡彼也無所  
不備者無所不寡也我專爲一彼分爲十以十系一者也我專  
則安彼分則擾以安系擾者也勝負之理不言可喻故能正不  
能奇守將也能奇不能正則將也守將可以用奇劫鬪將可以  
用正老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今夫以武爲業動累億萬鬪力勇  
而已鮮知兵之法李兵之法動累數千分行陣而已鮮窮兵之  
理動累數十分彊弱而已鮮知奇正借或有以但能知奇爲奇

正爲正而已鮮知奇正之變巨故曰兵法貴勝勝之所以勝以  
奇正法可傳而奇正不可傳李兵雖衆不足畏者以勝所以勝  
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曰羊叔子平吳也不爲掩襲之計剋  
日而後戰余何專論奇正哉巨曰乃所以爲正也償禾縱俘歸  
禽饋藥奇正之用也懷其心速枯死而王濬舟師東下一卒而  
俘其王夷其社孰知夫正在荊州而奇在益州耶茲奇正之大  
者也人君俾員將之用奇正必若羊叔子則成功必大矣

練兵

金華先生

望強之兵必少而堅因弱之兵必衆而脆是死他肇強之兵起於  
仗義致死而不頌因弱之兵習於以安畏敵而易動尋邑之百万  
而摧於光武之三千由此故也是以肇強之兵法當用其鋒而因  
弱之兵法當保其氣然而因弱之兵有愈於肇強之兵者可以  
持久耳苟能作其氣而不輕用之伺瑕乘釁以投一旦之利此  
符堅所以終爲謝元冢也今日之兵可謂因弱矣其策政在於

衆而脆惟能汰而練之作其氣以強其志使之少而堅則可以  
持久而不殆苟徒以兵多之爲觀美不唯蠹民耗財既先自伐  
而壯勇者亦將爲癯怯之所敗而舉不復振矣方太祖太宗削  
平僭僞混一區宇而當時所用之兵不過二十餘萬豈非今之  
厖雜而不閤耶且古之善用兵者無出於漢高魏武而漢高以  
六十萬覆於淮水魏武以八十萬勦於赤壁蓋漢高所用者劫  
五諸侯之兵而魏武所用者併劉荊州之衆皆新附客軍未嘗  
汰練雖衆而脆以故漢高魏武用之而猶不免於覆勦况漢高  
魏武之不及者又當如何哉而尤有深憂者兵吾之役也置之  
於九天之上而出之於九地之下蹈水赴火宜無不可者今乃  
悍然有難御之態稍逆其意則盜庫兵略官寺縱橫而四出於  
是俛首下氣以高爵厚祿而縻抗之嘗考其故矣由吾王之亡遠  
圖而貪近功使之時効秋毫之力而爲丘山之德於我是已驕  
肆而不用深所不取也蓋若爲汰沉兵而專恤疲民苟財裕而

勢使則鉅纒白挺可以爲堅甲利兵之用何爲而不成何求而  
不得漢之制南北期明羽林爲天子心腹之親軍而此又夫矣  
同舟而遇風胡越爲左右手况天下之民乃吾之赤子若衆在  
德劫惠以重結之則緩急有變是吾心腹之親軍也皆可使奮  
忘以衛上而致死以讎敵且知不得專主於安危之權當有所  
忌則不戒而自戢矣此轉禍之至術也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七